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雷峰塔奇傳 第七回 巧珍娘鎮江賣藥 癡漢文長街認妻

詩曰：幾番辛苦為誰勞，錯認妖姿當翠蛾。
九轉靈丹施妙用，依然琴瑟共諧和。

話說小青那日在屏風後張見漢文被眾人拿扯出門，慌忙走進裡面報與白氏知道。白氏大驚，隨即掐指一算，叫聲：「不好！官人災難又到了。」

小青，又是我們害了他。官人此去一定說出寶器是我與他的，官府必然會來拿我們，你快去打聽則個。」小青應諾，即駕雲來到府前，看見差人出府來拿，急轉回來。叫聲：「娘娘，果然差人要到了，快些設法要緊。」白氏道：「我方寸已亂，無可設策，你將銀兩細軟收拾，暫避他們便了。」小青領命，進內收拾明白。

這裡軍壯到門，打將進來，二妖用了隱身法，同出門去了。軍壯入門，各處搜尋，俱撲個空，杳無人影，就將店內陶仁鎖掛帶回府來。到堂上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們奉爺的鈞命，去拿白氏、小青二人，家裡各處搜獲，並無蹤跡，小的無奈，帶他店內一人來覆命。」陳爺令帶進來，軍壯領命，將陶仁帶到丹墀跪下。陳爺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是許家何人？可曉得白氏與小青逃走何方？」陶仁叩頭道：「老爺，小的名喚陶仁，在許家店中相幫，小的只是料理店內，不知裡面的事，白氏與小青怎樣逃走，小人並不知情，求爺爺詳察。」陳爺道：「他們乃是妖怪，用法遁走，諒你怎能知道，這也難怪你的。本府如今放你回去，安頓生理去罷。」陶仁叩謝出府去了。

陳爺退堂來到花廳坐定，想道：這四件寶器，決是此妖盜來的，漢文被他所述，受累至此。我今若照律定罪，他性命難保，念他前日有救夫人之功，且係被妖所累，從輕發落，救他便了。

明日，陳爺升堂，監中取出漢文，令他近前說道：「汝被妖所害，受此重罪。本府差人去拿，妖已遠颺。律載：偷盜王府寶器，罪應擬斬。本府念你前日救病之功，憐你被妖所累之慘，從輕擬徒，免你刺字，發配鎮江。」漢文慌忙跪下，泣道：「深感老爺大恩，小人沒齒不忘！」陳爺即點二名解役，領命押解，取出白銀二十兩贈為路費。另辦文書申覆梁王，代他申明被妖受累緣由，出脫重罪。漢文不勝感激。長解領了文，帶漢文出府，陳爺退堂人去不題。

正是：

城門偶失火，災殃及池魚。

漢文同解役出得府來，吳員外早已在府前等待，看見他們出來，員外向前挽了漢文同解役到他家裡。叫聲：「賢姪，老漢當初不知他是妖精，勸你認他成親，以致今日受此冤情，這都是老漢害你。」漢文道：「恩人說哪裡話，只是姪命裡招妖，該受此禍，怎敢錯怪恩人。」員外問道：「今配發何處哩？」漢文道：「配鎮江府。」員外笑道：「賢姪不須憂煩，鎮江我有個表姪在彼，姓徐名乾，青年豪富，而且衙門相熟，常有書信往來。我今修書一封付你帶去，托他照應，包管你不致受苦。」漢文謝道：「深荷員外始終成全大恩，小姪不知將何以報。」員外道：「說甚麼！」遂即寫書封好交與漢文，又取銀十兩送作路費，另送解役二人四兩，囑他路上照顧。漢文萬分感激，收拾停當，拜辭員外，隨同解役起身出城，望鎮江府而來。一路上過了許多雞棲茅店月，人跡板橋霜，非止一日，到了鎮江。解役安頓行李，到府投文，知府接了文書，將漢文發在芙蓉駝當差，解役領了批回，回蘇州去了。

這漢文到了芙蓉駝，參見駝丞，送些意思，駝丞得了分上，心下歡喜，便不十分拘管難為他。一日，漢文問駝內的人道：「你們這裡有個徐員外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可是那個少年家諺『乾』的麼？」漢文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問他作甚？」漢文道：「他蘇州有個親戚，寄我一封書要與他。」那人道：「他家在東門柳葉街上，那間朝南坐北靠牆朱漆大門就是他的家裡。」漢文叫聲「領教」，遂即袖書出門，問到柳葉街，果見朝南坐北一間朱紅大厝，諒必是了。遂上前叩門叫道：「這裡可是徐員外府上麼？」只見一個老兒開門出來，應道：「正是。你是何人？要尋員外貴幹？」漢文道：「因蘇州吳員外有書要與你家員外，托我帶寄。」說罷，遂即將書遞與老兒，老兒接入。這日，適值員外在家閒坐，老兒來到廳上，將書雙手呈與員外道：「蘇州吳家老員外要與員外的。」員外接過，拆開看完，忙問道：「送書人在哪裡？」老兒道：「在門口。」員外即出門迎接漢文，同入廳內敘坐。茶罷，員外道：「表叔來意，弟已盡知，兄可釋懷勿慮。」漢文拱手道：「全仗員外鼎力垂救，感恩不淺。」員外道：「當得！當得！」遂寫保狀一紙並銀十兩，同漢文起身出門，來到芙蓉駝。見過駝丞，道明來意，即將保狀並銀子送上。駝丞接過銀子，眼中火出，歡喜應承，員外令人將漢文的行李挑回。別了駝丞，同漢文回來，即令打掃書房與漢文住宿，早夜款待，漢文心中十分感激。自此，漢文安心在徐員外家中逍遙過日不表。

再說白氏當日同小青躲避出門，看見差人去了，門前封鎖，二妖依舊用隱身法遁入。白氏坐在廳上，心中悽慘，叫聲：「小青，官人又被我們所害，問罪鎮江，累他受苦，我心何忍。」說罷，悲啼起來。小青勸道：「娘娘，如今哭也無益，依小婢愚見，可將銀兩收藏在身，我們假扮男裝，前往杭州，將銀兩寄他姊夫家中，然後同去鎮江，再行設策與相公相會何如？」白氏忙拭淚道：「小青見解得著。」遂將銀兩收藏在身，用匣收鑿。

二妖即時搖身一變，變作男人模樣，遂駕起妖雲，來到杭州錢塘縣。一路問到李家門首，小青向前敲門，公甫出來一看，只見二個俊秀後生，主僕打扮。忙問道：「二位尊兄何來？」白氏道：「弟姑蘇來。這間就是李公甫仁兄府上麼？」公甫道：「正是小弟舍下。」即請二人進內，分賓敘坐，小青侍立。公甫問道：「尊兄仙鄉何處？高姓大名？今日到小弟舍下有何見教？」白氏道：「小弟家住姑蘇，姓王，賤名天表，與令親許兄漢文在蘇相好。因弟要到貴地公幹，許兄寄有書信一封，木匣一個，要交仁兄收入。」說完，將書並匣送與公甫。公甫接在手中，覺得十分沉重。裡面遞出茶來，吃罷，白氏起身告辭。公甫送出門外，翻身入內，將書並匣持入，與許氏同打開一看，黃黃是金，白白是銀，二人夢想不到，歡喜無限。

正是：

只道一身受罪去，誰疑滿貫金寶來。

且說二妖辭別公甫出來，行到僻靜無人之處，仍駕起妖雲，頃刻來到鎮江府。探知漢文在徐員外家中，二妖計議停當，就租二間小厝，在五條街，左畔住家，右畔開張藥店，依舊店名「保安堂」。這條街離徐家不遠，二妖在店賣藥不題。

這裡，漢文在徐家中，員外看待如同至戚。誰料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災禍。漢文因前受了一場驚恐，後在路上冒著風霜，不期迫出一場大病。睡倒書房，乍冷乍熱，昏昏沉沉，日重一日。請醫服藥，全然無效。員外十分驚慌，悶坐書房廳上。只見看門的老兒來說道：「員外，近來五條街新來二位女人，同開藥店，聞說他店內的藥丸十分應效，一粒要五錢銀子。員外何不去買一粒回來與許官人服，包管立愈。」員外見說大喜，即取五錢銀子，令老兒去買。老兒領命，即刻出門，來到五條街保安堂買藥丸。

這白氏已先知道了，即將銀子收入，包好藥丸，付與老兒，老兒取轉回家，呈與員外。員外看了，就令家人煎好，親自捧到牀前，揭開帳幔，只見漢文昏昏沉沉，員外即令家人將漢文扶起，將藥灌進腹中，仍行放倒，用被裹蓋。未有半刻光景，漢文掙出一身冷汗，叫聲：「嚇呀快活！」員外問道：「許兄貴體若何？」漢文道：「此會十分輕鬆了。」員外笑道：「此藥果然神效，一服就愈。」漢文道：「員外請何名醫，使小弟霍然。」員外道：「醫藥並無見效，近來五條街有二女人同開藥店，店號「保安堂」，聞他店中藥丸神妙，因此弟令人去買一粒來，煎與兄服，果然見效。」漢文忙道：「員外，這保安堂乃弟在蘇開店的牌名，怎麼店號相同？何以無男人，全是女子，其中可疑，莫非又是二妖跟尋到此。明早待我同員外前去看個分曉。」員外道：「不可。兄體初

癒，萬一再冒，恐為不美，且再調養幾天，俟兄身體健壯，同去方好，何須性急。」漢文道：「深感員外救弟殘生，金言敢不敬從。」員外道：「此乃吾兄洪福所致，弟何力之有。」說罷，遂別漢文入去，令家人看視湯粥。

漢文心中只是疑訝二妖又來尋他作對，放心不下。不覺過了幾天，漢文身體痊癒，行走如常，遂邀同員外來到五條街保安堂藥店，舉目一看，果然又是二妖。漢文罵道：「無端妖怪，苦苦相纏。浙江受你們害，問罪蘇州；蘇州又被你們害，發配此處。幸蒙這位員外提攜，免受辛苦，為何你們又尋到此？想必要害我至死方休麼！」白氏聽罷，淚流滿面，叫聲：「官人嚇，今日見妾，口口罵妖，妾與官人結髮夫妻，安有相害之理。妾父官居總制，豈無銀兩寶器，府縣不明，浙江冒認銀兩，蘇州錯認寶器。妾宦家女流，恐怕出乖露醜，不敢見官分辨，無奈躲避至此，害官人受罪。當日因慶生辰，不知何處來的強徒，見寶動心，妄行搶掠，賄囑官府，屈打成招。世間的事冤枉盡多，何止妾身一人，望官人詳察。」員外在旁勸道：「許兄，尊嫂所言似乎有理，兄須俯聽。」漢文沉吟不語。白氏又道：「官人，妾同小青千山萬水跋涉到此，只因懷孕三月，是你的骨血，恐在蘇州無人照顧，是以不惜辛苦前來相尋。因未知官人下落，暫租此處棲身，賣藥度日。官人，你不看僧面亦須看佛面，即不念結髮恩情，亦須念腹中骨肉，別人尚且憐憫，虧你鐵硬心腸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漢文被白氏這段甜言蜜語，心已軟了，更兼員外在旁勸改，不覺動情起來。叫聲：「賢妻，愚夫錯怪了你，望賢妻恕罪。」小青道：「相公若肯悔心相認，小姐豈有相罪之理。」漢文見說大喜，即挽員外的手同進店來。白氏與小青入內，烹茶伺候，漢文遂留住員外便飯，員外即令人去家中搬取漢文鋪蓋回來。酒罷，員外相辭回家去了。這夜，二人被中愈添恩愛。

正是：

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

自此，夫妻二人仍舊和好，漢文依然行醫賣藥，不在話下。

只因這一認，有分教：一朝會晤，滿腔相思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